

文艺理论问题 讨论资料

张一雄编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 录

- 1、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 ）
——《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联合召
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会综述
- 2、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31 ）
——记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
- 3、当前文艺理论中正在探讨的几个问题……………（ 38 ）
- 4、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庐山学术
讨论会主要讨论问题综述……………（ 62 ）
- 5、现实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情况……………（ 75 ）
- 6、关于现代派的讨论简述……………（ 93 ）
- 7、坚持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98 ）
——记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问题讨论会
- 8、近年来关于文艺反映生活本质问题
讨论综述……………（ 107 ）
- 9、艺术规律问题学术讨论会情况……………（ 115 ）
- 10、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关系研究
综述……………（ 133 ）
- 11、我国关于悲剧问题的讨论综述……………（ 144 ）
- 12、建国以来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 152 ）
- 13、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
的讨论……………（ 171 ）

14、新时期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学术讨论 会议纪要.....	(179)
15、建国以来有关文艺政治关系问题的一些 主要情况.....	(184)
16、关于形象思维讨论的情况.....	(221)
17、关于典型、批评标准等问题的讨论.....	(227)
18、关于典型环境的讨论.....	(241)
19、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的 讨论.....	(248)
20、一九八一年全国主要报刊有关美学问题 的讨论情况.....	(262)
21、《作品与争鸣》编辑部举行座谈会，认真 讨论文艺创作表现爱情的问题.....	(274)
22、关于《为文艺批评一辩》的讨论.....	(280)
23、编后语.....	(282)

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联合召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会综述

四月十九日、二十一日，《文艺报》《文学评论》和本刊编辑部联合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会，邀请了北京一些文艺研究单位、宣传出版单位、高等院校和部队文艺单位的同志，就当前文艺理论工作的状况，加强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性，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遗产，怎样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建立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出席会议的有：贺敬之、陈荒煤、冯牧、朱光潜、王子野、吴江、郑季翘、王朝闻、王瑶、蔡等六十多位同志。会议开得活泼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认真地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非常及时，当前迫切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认真切实地把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工作开展起来，为建立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而努力。

会议开始时，冯牧同志讲了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与目的。他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周扬同志就提出来，希望在文代会以后，在一九八〇年，比较有计划地就文学

艺术理论方面一些主要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不久前在关于剧本创作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又一次重申了这个意思，希望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并成立相应的组织，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推进一步。

冯牧同志说：我们把这次会当作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一个新的开端。希望通过这次会，大家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交换一下意见，并考虑究竟要做怎样的一些努力，才能真正建立和发展我们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

贺敬之同志在座谈会上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任务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现在我们提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指针，来总结三十年的文艺工作；还要联系我们民族的古代的文艺理论遗产。总结过去的经验，来促进我们当前的、也可以说是整个新时期的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研究和整个的文艺工作，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并且在这个发展中间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周扬同志提过，要建立我们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科学。这是我们这个座谈会所要开始讨论的一个任务，也是我们整个文艺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贺敬之同志指出：当前首先是学习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强调。因为就实际状况讲，就我们广大的文艺工作队伍来讲，学习的任务还是很大的。过去我们的基础就不够好，中间又受到了很多的干扰，林彪、“四人帮”进行了

很大的歪曲。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去年以来，解放思想的主流是很好的。但是，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间，对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不够重视。有些青年同志在这方面知道很少，有的人甚至一无所知。所以不仅是一般的学习问题，对于有的人，还有一个启蒙工作。当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要发展的，不然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首先是学习。我们要学习、研究、继承与发展。

贺敬之同志在谈到坚持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问题时指出：整个地讲，主流是很好的。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理论在拨乱反正方面，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有支流。贺敬之同志指出，在文艺理论问题上，我们要允许讨论，但不能提倡、鼓励违背基本原则的东西。文艺上的一些问题跟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能不能等同，能不能一刀切？恐怕也不能。

贺敬之同志特别强调：我们研究马、恩、列、斯的文艺理论要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结合起来。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评价，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讲，对中国革命文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与作用，对我们今天仍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理论跟中国革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是有发展的。当然不是说他把整个工作都做完了。

贺敬之同志还指出：目前在理论跟实际的结合上做得还是不够的。他建议大家进一步研究当前创作中、文艺理论中、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比如文艺跟政治的关系问题、

文艺规律问题，真理标准和群众评价、文艺鉴赏问题，以及美学上的问题（如社会主义讽刺喜剧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悲剧问题也不是彻底解决了；还有创作方法问题等）。他说，联系实际，还要联系整个社会的思想、社会的思潮，仅仅就文艺谈文艺，不大能说得清楚。

最后，贺敬之同志希望大家考虑一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机构问题，队伍组织的问题，怎样发挥老一辈的作用和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以及出版马、恩、列、斯文艺理论著作，编写一部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出版专门刊物的问题，还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外交流问题，等等。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认真地加以讨论和研究。

历史的回顾与现状的分析

在座谈中，一些同志对我国几十年革命发展过程中文艺理论学习与研究的状况作了回顾，尤其对三年多来文艺的发展与当前的形势作了分析与估价。

唐因同志认为：我们文艺理论三十年来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初期，通过文艺理论工作，通过思想批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步取得了优势，这成绩不能低估。但我们的文艺理论也有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现象。

“先天不足”，就是说从“五四”起，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得不够。“后天失调”，就是说在十七年中，在很多问题上碰到左倾思潮的干扰，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那时的文艺理论往往成为政治斗

争、阶级斗争的工具，许多文艺批评成为政治判决，说不上什么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思想往往受到歪曲、割裂、片面化和绝对化。

许多同志的发言都谈到应珍惜和发展今天文艺理论战线上的大好形势。

朱寨同志说，对三年来文艺理论工作的总形势，应有比较全面的估价。他认为：三年来文艺的形势是大好的，创作方面成绩是显著的，有新的突破，非常活跃，盛况胜过十七年。文艺理论方面同样活跃，应做这样的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理论情况，一则基本上是政治运动代替了文艺运动，或者说由文艺运动开始到政治运动结束。二是批判多于讨论。再看看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理论方面提出的问题，其数量远远超过十七年。有些问题在十七年也是提不出来的，如文艺与政治关系，阶级斗争工具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等等，那时你提出来就会遭到政治上的批判。他说：现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论性问题，这种理论学术上的探讨，甚至涉及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这种现象好不好呢？即使中间发表了一些分歧的意见，我认为也是好的。毛泽东同志说马列主义只能在斗争中发展。今天提出这些问题，正好是为马列主义提供一个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当前活跃的形势，继续使这个形势进一步发展。

在充分肯定三年多来文艺理论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同志们也指出了存在着的一些问题。

朱寨同志说：文艺理论方面，“拨乱”多，“反正”少。还有，有些同志不是“继往开来”，而是有点“批往

开来”，有否定一切的味道。如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怀疑、反问多于探讨和发挥。

侯敏泽同志说：粉碎“四人帮”也是现代迷信时代的结束，带来了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空前繁荣和活跃，主流是好的。但这三有中也会出现新的不正常情况，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轻视。有的人对《讲话》和《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情况是不正常的。《讲话》有些提法可以研究，但是它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它的基本原理是不能抹煞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同样如此。

大家感到文艺理论工作落后于文艺创作。唐因同志讲：有人说文艺创作向文艺理论提出了挑战。确实是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我们在普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射创作之的方面，做得都很不够。在理论探讨上，即兴多于研究，感想多于理论。现在理论工作的条件很好，突破了许多长期存在的不应有的束缚，使理论工作走上一条健康的、宽广的道路。这是好的，但我们的工作要赶上去。

王昊同志对当前文艺界的形势与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当前，主流是好的，但不等于可以忽视支流；多数是好的，但不等于可以忽视少数不好的。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空前繁荣，十分活跃。但也存在着“左”的或右的干扰，并不因为“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文艺创作的繁荣，两条战线斗争就不存在了。要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认为“兴无灭资”仍然是文艺战线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此外，他说：现在有的同

志有这样的看法：我国当前的基本矛盾是封建、特权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早产，不成熟；或者说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解放并未根本推翻封建制度，必须以“五四”运动提出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作为今天的起点，从头开始。有人提出了“反封建、反特权”的口号，也有人孤立地提出反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使命。他说，我们党从来是反对特权、反对官僚主义的，我们决不能混淆界限，误认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特权和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模糊了基本矛盾，也进而模糊了斗争方向。

加强学习是当前迫切的任务

同志们一致认为，我们要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但怎样才能做到继承与发展呢？大家认为首先是学习。

对学习与发展关系，杨柄同志说：首先要领会。发展以领会为前提，领会的前提是知道。知道—领会—发展，循序渐进。他认为，现在文艺界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空气不太浓厚，书出得少，专门的刊物一家也没有。直至不久以前“红”学有三个刊物，而“马”学一个也没有。我们应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空气搞浓一点。

朱光潜教授接着说：我们的文艺还要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发

才行。我非常拥护那个主张，就是先要学习、了解，然后才谈得上发展。朱光潜同志着重谈了翻译、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研究力量的方面来看，高等学校外语系科确实有责任研究外国文艺理论，但过去外语系科长期放弃这个责任，只讲语言不讲文学，讲点文学还受批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以前只是由中文系开。他指出，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研究西方文学的不太多，特别是语言方面，大半没过关，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到什么程度，是存在问题的。

其次是翻译质量问题。由于对马、恩著作错误的翻译，往往使人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举例说，一个是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一个地方译成“费尔巴哈把理论的活动看成真正人的活动”，这就跟另一条中写的“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思维，而诉诸感情直观”，两句话自相矛盾。原来是把“theory”一般都译成了“理论”，这个字实际上指“人的认识”。认识固然也包括理论（理性活动），但以感性活动为基础。他说这个错误非常流行而不被人注意，这不是小事，把马克思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原则弄模糊了。再有一个例子，就是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把“认识感官”译成了“理论家”，结果把眼耳等就看成“理论家”。还有在翻译中把审美属性、美学属性、美的属性三者等同起来。他说，过去革命前辈都是在艰难的情况下做工作，条件很差，所以有些不正确的地方应该原谅。但现在，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状况了。他建议马、恩著作的翻译机构应该放在社会科学院，同其它社会科学通通气。编选、翻译都应该和研究工作结

合起来，疑难问题大家讨论，公开出来，以便集思广益，重新编个好选本，避免过去摘语录填入鸽子笼那支离破碎、所谓“立竿见影”的办法。这种方式好一点。他还建议：文艺界学习马列主义应该找个好的译文本。

朱光潜同志说：我们还应当了解现在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情况。现在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吃香了，许多东西都与马克思主义挂钩了，如存在主义、荒诞派等等，都说来自马克思主义。有人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过时了。也有人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峰，在这之后，马克思思想走下坡路，因为后来去搞阶级斗争去了。我们要了解国际上的情况。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叫做马克思主义学，有这么一门学问。我们要研究。关起门来，这危险，要睁开眼睛看看世界。而我们文艺理论工作者做得不够。要懂得马克思主义，也要懂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一些看法，要看看它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不但要继承马克思主义，还要捍卫。希望这项工作要做好。

谈到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王子野同志认为，还得从基本功做起，要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学起。对如何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当然应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为主要的依据，这是第一手材料，是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已有许多完整的系统的著作，但是文艺这一行，马克思、恩格斯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系统的象艺术概论那样的著作，虽然基本观点都有了。我们学习就碰到很多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向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学习。有三个人特别值得提一提，一个是拉法格，一个是梅

林，一个是普列汉诺夫。这三个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阐述都作出了贡献。《拉法格论文学》十多年前已出过中文版，最近将再版发行。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法国文学，有很大成绩，但机械论的缺点比较明显。瞿秋白当时就批评了他的机械论。梅林也是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德国文学的，也很有成绩。他的代表作是关于莱辛的文章，恩格斯非常赞赏。这篇文章是只有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能写得出来。他不是把唯物史观作条条去套德国文学，而是具体分析问题，分析得很好。当然梅林也有错误，受了康德的影响。

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内容丰富，经过它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很有好处。他的遗产是很宝贵的。应该象列宁那样正确地评价普列汉诺夫，要重视他的著作。左联时期的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他通过普列汉诺夫这个桥梁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我们应下功夫学一学。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经过普列汉诺夫整理，有些观点比较系统了，也有所发挥。当然他的著作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

程代熙同志就他所接触到的材料，对马列主义在中国以及在西方的研究、出版的情况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他说：从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七八年，德语、英语、法语系统的西方国家，近八十年里，仅据我自己所掌握的材料统计，约出了一百八十六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或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有关的著作。从时间上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从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五〇年，共出了二十三种。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〇年，出了三十三种。这十年就超过了以

前五十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〇年这十年是七十二种，又比前十年增加了一倍多。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八年出了五十八种。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约二十年中，出了一百三十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在最近二十年中那么热衷于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出版呢？他们的态度，大致有三种。一种是研究马列是为了否定马列。五〇年胡果在他的书里说马克思主义是宗教。这样的著作不少。第二种是现代的西方流派，特别是存在主义、荒诞派，他们认为他们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第三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著作和学术理论加以研究的。

程代熙同志说：我们的情况比起来确实较差。最初是周扬同志编的一本，叫《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后来我们出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这个版本起了很大的作用。把马、恩、列、斯一些文艺著作编成一本书，这还是我们国家首创的。另外，苏联出过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中译本分为四册），我们介绍过来了。《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册本）及《列宁论文学》的普及本也介绍过来了。苏联在反斯大林前出了一本《斯大林与文化》，我们也出了一本《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以后就没有出什么了。

他说：我们还没有写出一本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著来。我们需要一些专门家坐下来写这样的书，这样有材料、有论点、持之有故的书。现在社会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没有个体系，一种认为有。这两种意见都可以讨论。卢卡契讲过一个看

法，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一个体系，但不能认为你编选了一个马、恩的本子就代表了马、恩的体系，马、恩文艺理论体系就在马、恩的著作里面。对卢卡契的东西我们也要介绍一些。我们对国际上研究了些什么，掌握的材料很少，要做研究工作是很可怜的。他还说，我同意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意见，了解都不了解，也就说不上发展。另外，注意在研究中一定要联系实际，不能引了马克思的几句话，就拿出来作结论。

在座谈会中大家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要理论联系实际。

蔡仪同志说：打倒“四人帮”以来文艺界解放思想取得很大成绩，但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也许超出解放思想的界限。有没有界限？我想我们这个国家是有一定的界限的，不是无边的。现在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研究以及继承和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蔡仪同志说，不很好地学习、研究就不能够真正做到继承，特别是做到真正的发展。当前学习、研究这方面的空气不浓，或者说不够，或者说很不够。他指出：从世界范围上看，同样说学马克思主义，但可能各学各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甚至于相反，所以不单是一般的研究和学习，还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然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没法区别。如对《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异化问题，资产阶级学者，修正主义，不单是从经济学、哲学、而且从人类学、美学、社会学方面，大量地引用马克思在手稿中说的异化理论，观点确实是各种各样的，朱先生刚才讲的，我也看到过，他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不是

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有个基本态度问题，也就是实事求是，否则就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王朝闻同志说：要系统地完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很重要，很必要。这个学习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系统地完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本身，另一方面结合我们的客观实际、文艺现象、文艺所反映的客观实际、包括文艺欣赏者的需要等等一系列问题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考察我们掌握的马列主义是否符合经典著作本身。只有这样，一方面解决当前存在的理论问题，一方面丰富了、端正了自己对于马列主义本身的理解。

杨柄同志以文艺作品中塑造人物性格和环境关系的问题为例，扼要说明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发展的过程：一八四六年底——一八四七年初，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流派时提出事实跟必要的环境的联系，到一八五九年批评拉萨尔的历史剧时提出描写人物与社会背景的联系，到一八八五年在肯定敏娜·考茨基小说时提出的人物刻画与历史背景的联系，最后在一八八八年在论及哈克奈斯的小说时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把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联系这个定义肯定了下来。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和他们整个理论一样，一直是随着实践发展着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则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阎纲同志说：鉴于多次痛切的教训，我恳挚吁请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能够和三年来的文艺实际结合得更紧密一些。三年来，我们在同“四人帮”所搞的阴谋文艺作斗争中，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战斗传统。我们在扫荡形形色色的冒牌马克思主义时，着重揭露了《纪要》的欺骗性和“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黑线”论的反革命的虚伪性。我们还在几个相当重要的文艺问题上，检验出两个“凡是”的非真理性。此外，我们在认识文艺的规律性，解决暴露与歌颂的关系，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在这些理论研究方面，我们不应自渐形秽，而是差强人意。三年来，文艺创作的发展也是空前的，建国以来的文艺作品，很少象今天这样扣人心弦。文艺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亟需我们从理论的高度给予科学的总结。总之，这三年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叫做文艺的新的解放运动。这个解放运动，可以用两个东西做为标志，一个是以清除现代迷信为标志，另一个是以恢复和深化革命的现实主义为标志。这都是划时代的。我们理论研究者只有从实际出发，面向今天的理论现状和创作现状，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放出光芒。

侯敏泽同志说：要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个是要研究我们文艺现状，根据文艺现状提出新的问题；再一个要研究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遗产。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宝贵的经验。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创作上遇到的问题，古人都说到了，那是不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如果讲我们在创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不少一部分古人研究过，讨论过，争